



求爱公主
酷将军

金莉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愛情天長系列

求愛公主酷將軍

金莉萊 著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[蒙]新登字 18 号

责任编辑:王 飞

封面设计:宏艺星

爱情天长系列
求爱公主酷将军
金莉莱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5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7-204-03283-6/1·605

定价:9.80 元



第一章

唐玄宗天宝年间，经济发达，工商业日益繁盛，为传统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。

而坐落于长安的皇城内，则正在举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宴餐，歌舞之声响透天彻，日夜不绝。

“哈，哈——众卿家不要拘束，尽情享乐，尽情享乐。”唐玄宗李隆基一手揽着心爱的杨贵妃，一手持着高脚酒杯，高声笑道。

“臣遵旨。”众臣齐声应道。

一时之间，觥筹交错，应邀赴宴的大臣们无法依言干尽杯中之酒，大啖盘中之肉。

惟独坐在右侧席上一男子，双眉深锁，与众不同的样子，射出不以为然的光芒，他就是近来京中的热



门人物——蓝鹰将军。上自名门闺女，下至青楼艳妓，无人不以征服他，得到他的青睐为一生的终极目标，只可惜迄今为止，犹无人能梦想成真。

“鹰，难得皇上龙心大悦，宴请众群，怎么就你愁眉苦脸的？放着山珍海味都不动？干么，难不成你改吃素啦？”坐在蓝鹰身边的“安阳王”李飞调侃着好友道。自上回与契丹一役，蓝鹰救了他之后，他俩就成了莫逆之交。

“言飞，你该知道我如此努力杀敌建功，为的并不是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筵席中挤得一席之地。”蓝鹰轻蔑地扫视醉成一片的大臣们，露出一种嫌恶的表情。

“我当然知道，你为的是扬眉吐气，好让你娘可以以往羞辱你们的村人面前抬头挺胸。”

“没错。”蓝鹰沉重地点点头，而他确实达到目的，现在再也没有人敢嘲笑他这个堂堂的将军，反而争相巴结他娘及他，而昔日被视为邪魔象征的蓝眸，如今却是众人公认的性感象征。





一想起村人那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谄媚嘴脸，蓝鹰忍不住厌恶的皱皱眉，也只有象他娘那样温柔善良的女人，才会不记前嫌的帮助他们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面对自己对父亲的询问，他娘却总是满脸凝重的紧闭双唇，好似没有这个人存在似的，难不成，他真的是邪魔之子？

想着想着，蓝鹰不禁泛起一丝苦笑。

“鹰，鹰。”

李言飞急切的呼声，冲破蓝鹰的思绪，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来，他询问的望向好友。

“皇上在叫你啦，还不赶紧上前应话？”

“臣蓝鹰，叩见皇上。”

“免礼。”唐玄宗神情愉快的笑笑，轻轻将倚在身上的杨贵妃微微推开，原本散漫的目光，突然凝成一点精光。

“蓝眸子的蓝鹰？，果然非同凡响，这次边陲蛮人的入侵，全靠你这英勇善战的将领，才能轻松的令他们臣服喽。”



“多谢皇恩的赞赏，臣只是尽臣的本份罢了”。

“蓝将军，你就不要谦虚了，皇上可不会随便的夸赞人的哟。”

“娘娘过奖了。”蓝鹰不得不承认这贵妃娘娘的确拥有倾国倾城的美丽，但，却也不为唐玄宗的沉溺其中感到微微不安。

“爱卿，朕注意到，在众臣之中，惟你正襟危坐，滴酒不沾，朕感到十分好奇，可否将缘由说出，与朕分享？”

皇上果然英明，竟然可以在一堆臣子之中注意到这些细节？蓝鹰不禁在心中暗暗佩服。

“皇上，臣以为虽然京中一片祥和，百姓安乐，但，边陲仍多动乱，各蛮族莫不对我大唐江山虎视眈眈，臣实在无法坐在此处饮酒作乐，弃危乱而不顾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说朕弃危乱而不顾，饮酒作乐喽？”唐玄宗脸色一沉，一悦的拍桌道，全场霎时沉静下来，无人敢出声。

“皇上请息怒，蓝将军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



对啊，蓝将军？”杨贵妃赶紧打圆场，她可不希望今晚的兴致被破坏呢。

“皇上，臣只是实话实说，与其举办这种奢侈颓废的筵席，还不如召集众大臣商议国事，以确保我大唐之安危。”

唐玄宗霍地站直身子，与蓝鹰四眸紧锁对峙，席上的大臣们莫不紧张将焦点放在互视的蓝鹰与唐玄宗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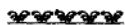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众人紧闭气息，感到呼吸困难之际，唐玄宗突然爆发出连串的笑声，化解了原本僵滞的气氛，而一旁的大臣虽不明就裏，仍巴结的跟着发笑。

“好，好个蓝鹰。若我大唐皆尽如你之人，又何惧蛮族侵袭？”

蓝鹰牵牵嘴角，并未答话。

而在一旁的李言飞，则早已为好友的大胆捏了一把汗。

“其实，近来一向与我友好的吐蕃，似乎蠢蠢欲动，屡次在河边界挑斗，着实令朕忧心不已。”唐玄

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POLYMER LETTERS



疑惑的问着好友。

“怎么，你以为只有你想杀敌立功？我这堂堂的‘安阳王’可也是一片赤胆，为国牺牲在所不惜的。”

斜眼瞧了瞧并骑在旁的好友，蓝鹰调侃道，“你还记得你是‘安阳王’呀？怎么那场轰动京城的都督府为王爷举办的选妻大会，不见你的踪影？”好友多年，他会不知道这言飞在想什么？

“天啊，求求你不要再提那档事了，我承认自己是为了逃我娘密集安排的选妻活动就是了，反正她中意的人选，还不是溜得一干二净？”

蓝鹰摇摇头微笑，这言飞的反应也未免太夸张了吧？

不过，至少他绝对同意，女人除了惹麻烦之外，什么长处也没有，还是不和招惹的为妙，就好象儿时遇上的那个刁蛮公主一样……他无意识的摸摸右臂隐藏在衣袖下的刀疤，昔日那双乌黑灵巧的眼眸，又如往常的占据脑海。

“言飞，我问你，既然你是王爷，那么宫中所有





闯出城门的松德袭宁，“请你快进来，以免赞普怪罪下来，小的可是担当不起啊。”

“好，我问你，我是谁啊？”

“这……当然是吐蕃国的第一公主——松德袭宁呀。”公主不会是秀逗了吧？有谁敢不知道她是谁啊？

“这么说，我不是‘亲身杂人等’喽？”

“当……当然啦。”

“这就对了呀，你说父王吩咐，不许闲杂人等任意出城，而你又认定我不是‘闲杂人等’，所以喽，我应该可以出城了吧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不行啊，还是请公主进城吧。”

“怎么，难不成你认为我的说法有破绽？那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反驳，免得人家说我霸道，不讲理。”

“不，不，小的不敢，小的……”天啊，这下他终于可以了解那些曾被公主捉弄过的人有多痛苦了。

“不？那就是你无法反驳喽？好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公主——”

袭宁无奈的止步转头，脸一沉，故作不悦的说，



练功到什么时候？这么久不见，还真让人想得紧呢。

不过，说到这红绡也真是不够意思，亏自己自第一眼见到她之后，就把她当成生死之交，她却总是来无影，去无踪，不管自己如何苦苦的哀求，威胁利诱，她就是不肯带她一霎儿云游四海，行侠仗义，害自己每次都是只能在她游罢回来时，呆呆的听她高谈阔论。

嗯，这家伙八成是隐藏了什么好玩的事不让她知道，下回她一定要偷偷跟去，瞧个究竟，顺便还可以一偿宿愿，找到那个令她日夜思想的“他”呢。

不知道“他”现在变成啥模样了，一定是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吧。

袭宁想着想着，一觉露出一抹甜美的笑，而这分笑意一直维持到她走进她的“秘密花园”时，还舍不得离开的挂在脸庞。

说这是“秘密花园”，其实却连一朵花儿都看不见，只是隐藏在树丛中的一片湖泊罢了，不过，“秘密树丛”，“秘密湖泊”，好象都没有“秘密花园”来





得诗情画意，的确，袭宁才决定以“秘密花园”来命名。这个地方虽然接近大唐与吐蕃的边缘，但，除了红绡跟她之外，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所以每次只要她闯祸之后，就会跑到此地躲起来，等父王焦急的忘了要责罚她之后，才出现接受众人的关心呵护，而这招还真是屡试不败呢。

“亲爱的湖儿，我来喽。”袭宁迫不及待的褪去身上的束缚，仅着了一件轻薄的亵衣，兴奋的情绪，令她忽略了湖的另一边，正系着一匹在雄伟的黑鬃马，而马背上也正巧放着被脱下来的衣衫，她轻快的跃入湖中，宛如一条美人鱼的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

说到泳技，那可不是她自己夸自己的，在吐蕃中，还没有人与她相提并论的，象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话似的，她一个憋气，潜入深水的湖底。

而就在袭宁消失在水中的同时，一个身影却浮了上来，放松的呼了一口气，悠然自得的浮泳在水面上。

蓝鹰没有想到，在这一片黄沙滚滚中，竟然还存



在这样一片水源充足的湖泊，虽然显得混浊，但已无疑此处最好享受了，让他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。

可惜这言飞不知冲到哪儿去了，否则一定也会忍不住的跳进来，将连日赶路的一身污积给清洗清洗，算是他时运不济好了，蓝鹰舒适的闭上眼，一个翻身，将头埋入水面这定，暂且将事抛在脑后，任由清凉的湖水滑过结实如钢铁般的肌肤。

咦，在水中的袭宁眯着双眼，疑惑的望几前方模糊的漂浮在水面上的“东西，这湖上上下下有啥东西，她可是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，怎么今天突然出现这么一大片的黑影？而且还有个象蛇一样的物体在那晃呀晃啊。

该不会真的是水蛇吧？可惜在湖中的视线实在是太差了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，袭宁的好奇心大起，潜入湖底找了根小木棍，不怀好意的悄悄朝目标接近……

“该死。”蓝鹰痛得大声诅骂，呛得喝了好几口





水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自下身传来，完了，难不成这水中有蛇？

他又怒又气的一掌朝水中劈下，强劲的力度，在击中水中的物体时，发出一阵闷声。

中了，忍着阵阵刺痛，他憋气潜入水中，非要将那个害他差点绝后的真凶给宰了不可。

蓝鹰怒气冲冲的半眯的眼牟中梭巡到一片如发丝般的细藻，那东西一定是藏在里面，他想都没想，手一伸，粗鲁的将那“水藻”给拉上了岸，奇怪，还真不是普通的重，这该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？

好不容易到达岸边，他甩甩头，将发梢上的水珠甩落，打算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是拖了个什么鬼东西上岸，这不看还好，一看，害他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

搞什么鬼？竟然是个女人？而且还是个曲线毕露的女人？由她手中紧握着的小木棍，那个真凶八成是这个昏迷的家伙没错了。

他边诅咒，边赶紧将自己的裤子套上，顾不得男